

# 嫁接的爱



张伦基 著

沈阳出版社



# 嫁接的爱

张伦基 著

沈阳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嫁接的爱 / 张伦基著. —沈阳: 沈阳出版社,  
2011. 12

ISBN 978-7-5441-4811-5

I. ①嫁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60545号

---

出版者: 沈阳出版社

(地址: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10号 邮编: 110011)

网 址: <http://www.sycbs.com>

印刷者: 沈阳市第二市政公司印刷厂

发 行 者: 沈阳出版社

幅面尺寸: 147mm × 210mm

印 张: 9.75

字 数: 200千字

出版时间: 2012年1月第1版

印刷时间: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沈晓辉 杨 静

封面设计: 辛晓习

版式设计: 辛晓习

责任校对: 王喜洋

责任监印: 杨 旭

---

书 号: ISBN 978-7-5441-4811-5

定 价: 22.00元

联系电话: 024-24112447

E-mail: [sy24112447@163.com](mailto:sy24112447@163.com)



## 楔子



古老的大学校园里,既静谧安宁又充满勃勃生机。夜幕降临后,黄色的路灯把实验室、微机室、图书馆勾勒出高低错落的轮廓,像博物馆里陈列的青花瓷瓶、宣德董炉,彰显着久远的时间凝聚和厚重的文化积淀。铺路的青砖像一部部线装的古籍,令人心怀敬谨,不敢落足。同学们都静悄悄地按自己的习惯到相对固定的地方去温习功课,也有的同学三三两两结伴到学校对面那个商场去购物。

快到商场打烊的时候,有两个女同学来到一楼大门前正准备离开,两扇自动开启的玻璃门失灵了。其中一名女同学用手一推,“哗啦”一声巨响,整个玻璃门碎了。女同学的手、额头也被划破,鲜血渗了出来。门卫赶快过来拦住两位女同学,声言让她们包赔玻璃门的损失。

这件事正巧被法律系的男同学——初天亮赶上了,看到了全过程。他迎上前去,抓起那位受伤女同学的手,说:“伤得重吗?”

受伤的女同学仰起头来,透过泪水望着眼前的大哥哥,他像火海里伸出的云梯,像深潭里漂过来的木筏,一阵酸楚和委屈涌上心头,她情不自禁地瑟缩在初天亮的怀里,“哇”地一声哭了。

初天亮明显地感觉到她的手在颤抖、身在战栗,像怀里揣



着一只受惊吓的鸡雏儿。他把目光转向身边另一个女同学说：“赶快带她到校医院包扎，这里由我来处理。”

门卫伸手阻拦，初天亮扒拉开他的手说：“怎么？还要扣人哪？”

“不是，只是暂时不能走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她们走了，玻璃门谁赔？”

初天亮怒不可遏地说：“谁赔谁呀？”只听得他厉声高喊着：“是人要紧还是玻璃门要紧？你让谁赔玻璃门？人受伤谁来赔？”初天亮凛然正气，义正词严。

门卫自知有些理屈，软了下来：“她们走了，我在总经理面前说不清楚呀。”

初天亮一拍胸脯：“有我呢，我负全责。”

门卫带初天亮来到楼上的总经理办公室，并把方才发生的一幕一五一十地汇报了一番。

总经理把目光集中到初天亮身上，打量着这位气宇轩昂、身高膀大的小伙子，情不自禁地产生些许休意。

“自我介绍一下。”初天亮说，“我是辽宁大学法律系二年级的学生初天亮。受伤的是我的同学，已经送往校医院包扎去了。”还没等总经理开言，初天亮先发制人地亮出自己的观点：“事故发生在贵商场。按法律规定，顾客进入商场购物，商场就应该为他们提供安全的消费环境，是吧？也就是说，商场应该对顾客的安全负责。现在有一名顾客在商场里受了伤，贵商场负



有不可推卸的责任,你说是吧?”初天亮语言犀利,气势咄咄逼人。还没等总经理回答,他接着说:“其二,商场自动开启的玻璃门已经出现了故障,本应早些发现并紧急处理或者停用,遗憾的是贵商场并没有做到。所以说这次事故是一起本不该发生的故事。其三,一扇自动开启的玻璃门,被一名纤弱女生轻轻一推竟全部破碎,说明其质量不合格、没达标,以致危及顾客安全,你说是吧,总经理。”

总经理被初天亮的慷慨陈词折服了,心想:不愧是学法律的大学生。这位脑瓜带轴承的总经理,知道初天亮所说的句句入理,纠缠起来他早晚得认输。另一方面,超市就在辽宁大学对门,学生是商场的主要顾客群。开业以来,总销售额中学生消费约占45%,如果处理不好这件事,传扬出去,商场的信誉会一落千丈,名声扫地,日后在生意上的损失可就大了。权衡利弊,总经理满脸赔笑地站起来说:“天亮同学所言极是,字字句句掷地有声。那位受伤的同学在哪儿?”

“去校医院了。”门卫汇报说。

“还愣着干什么?赶快陪我到医院去看看伤者的伤势!”总经理呵斥着门卫。

初天亮领着总经理来到校医院。受伤的同学头上包扎着纱布,手也缠上了绷带。

“让您受委屈了,实在对不起。”总经理轻轻抚摸着她的额头,满脸悲悯并忏悔地说:“这起意外事故,纯属我们商场管理不善造成的,我们应负百分之百的责任。”



嫁接的爱

jiā jiē de ài

受伤的女同学原以为他们前来是追究责任，听总经理这么一说，顿时瞪大眼睛，紧张地望着初天亮，又望望总经理，一时摸不着头脑。

这时，来看受伤女同学的人和凑热闹的人越来越多，总经理觉得这是个赢得人心的绝佳时机，他掏出一张名片和一万元钱塞到受伤女同学的手里说：“这钱你先拿着治伤，如果不够，请给我挂电话，电话号码在我的名片上。”

受伤的女同学懵懂了，又用询问的眼光望着初天亮。

初天亮朝她点点头，示意她理所当然可以收下。

受伤的女同学原以为这场大祸要赔一大笔钱。她自己的学费还是父亲举债凑齐的，怎么赔得起呀？谁承想由于初天亮的介入，她竟然逆转为获得赔偿的受害者。她对眼前这位高大、魁梧、英俊、豪爽的男同学的感激之情，如镌刻在芳心上，没齿难忘。

这场意外的事故和它的意外结局，在校园里被传为佳话。佳话变成一条红丝带，拴着一颗少女的芳心，挂在了初天亮的脖子上，于是，又编织出一段更动人的传说……

受伤的女同学名叫谢欣，是本校的新生。从入学以来，她与初天亮几乎每天都能在校图书馆里碰到。她长得俊秀出众，朴实、端庄、娴雅的少女风度使初天亮过目不忘；而初天亮那威武、浑厚、典型的男子汉形象，也给她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。可是两人从来没有交谈过，连对方姓什么、叫什么都不知道。

发生事故的第二天，在图书馆快要闭馆的时候，谢欣走到



初天亮面前，低着头腼腆地说：“一起走，好吗？”

初天亮点点头，还之一笑，两人背着书包走出图书馆。

深秋季节，校园里的枫叶开始显现绿里透黄、黄里透红的色彩，在路灯照射下轻轻摇摆着，如霞光流彩。偶尔有几片飘落下来，像落在路上的几只蝴蝶……

“我叫谢欣，是农经管理系一年三班的。”谢欣首先开口。“真不知该怎么感谢您……”她一直望着自己的脚尖，细声细语地说。她身材匀称，皮肤白而细嫩，衣着朴实，举止言谈既具女大学生的柔媚与娇俏，又不失农村姑娘羞涩朴实的风韵，楚楚动人。

“别那么客气，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义不容辞。”初天亮笑笑说，“我叫初天亮，法律系二年二班。”初天亮邀她在林荫道旁石条凳上坐一会儿。她腼腆地坐在他的身边，觉得一阵热风扑面，双颊泛起红晕。

谢欣坐下后，把一万元钱掏了出来：“这钱我不能自己都留下，至少要分一半给您……”

“不，不，使不得，这是你应该得的。”初天亮慌忙把钱推了回去。

“其实，我也没受什么大伤，只划破点皮，医疗费只花了几十块钱……”

“这不光是医疗费问题。”没等谢欣说完，初天亮就抢着说，“你受的精神损失呢？起码受到了惊吓，受到了委屈；一夜没睡好觉，分散精力，也影响学习嘛。细算起来，你的损失何止一万元。”





“可是，如果没有您，我找谁说理去。我总应该给您些报酬吧！”谢欣又执意把钱推了过来。

初天亮哪肯收下。他说：“我学的这门专业，决定我将来要做个法律工作者。现在社会上就流传着‘有钱难买大盖帽，吃了原告吃被告’，我要是收了你的钱，等于我还没毕业就开始贪了……”

初天亮一席幽默的话语像溶化剂，化解了二人的拘谨。谢欣笑了，嘴角浮出动人的酒窝。她说：“那好吧，为了避免我行贿你受贿的嫌疑，这钱我先暂时保管起来。”谢欣不再坚持，把钱收了起来。

第一次长时间交谈，气氛温馨、亲密，留下的印象是美好的，而且久久挥之不去。两人心里油然生出一种钦佩、爱慕甚至比这些还复杂的情感。

谢欣觉得，这位高大英俊的大哥哥是自己的保护神，站在他跟前似乎增加了一个胆，特别有安全感。

初天亮觉得，她身上有一种农村少女神奇的魅力，温柔如水，纯真得清澈透底，坐在她身边，就像置身于原始森林，连空气都甜滋滋的。

从这以后，初天亮与谢欣每天都会在图书馆里见面。先到者把书包放在旁边的椅子上，等着对方到来。

谢欣的勤奋好学、聪明伶俐，使初天亮更加觉得她可亲可爱；而初天亮渊博的知识和横溢的才华，对谢欣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两人梦幻般地坠入了爱河。

人说，世上难以自拔的，除了牙齿，就是爱情。“爱到深处人



变痴”，当两个人都陷入痴情醉意的时候，什么都顾不得了。人，很难做到的是控制自己。控制饮食，可以得到健康；控制情绪，可以得到快乐；控制情欲，可以得到幸福。

初天亮与谢欣由于情欲失控，吃了禁果，造成了终生遗憾……

第二年寒假，谢欣由于家境贫寒，为节省路费，决定不回家过年了，并想利用假期侧重补习一下英语。初天亮也决定晚些时候再回家过年，他是因谢欣不回家才做的这个决定。

刚刚放假，初天亮就在一家旅行社报名参加哈尔滨冰雪三日游，要带着从未出过远门的谢欣去观看冰灯，开阔一下眼界。旅行社错误地把他俩当作情侣了，安排在一个房间，他俩欲言又止地默认了。就这样，两个情窦初开的恋人，各自得到了对方的第一次，同时也各自失去了自己的第一次……他们未曾想到，就在腾云驾雾、忘我销魂的一刻，自觉不自觉地碰到了人生航程的舵盘，差之毫厘，谬以千里，改变了他们一生的命运。

新学期开始不久，初天亮发现谢欣有些异样，像被秋霜打蔫的花草，像缺氧的金鱼，像折翅的小鸟，打不起精神来。去图书馆复习功课，她时而缺席；偶尔与初天亮见面，她面容憔悴，像犯错的小学生一样躲躲闪闪、局促不安。任凭初天亮怎么追问，她始终守口如瓶，没有吐露实情。

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，谢欣约初天亮提前离开图书馆。

雨，哗哗地下得如同瓢泼，操场上腾起一阵白茫茫的烟雾。隆隆的雷声在头上炸开。初天亮与谢欣两人披着一件雨衣，躲在报刊栏的雨搭下，谢欣紧紧地抱住初天亮，脸贴在他的胸脯



## 嫁接的爱

jiā jiē de ài

前：“亮哥，我怕，我怕！”她那剧烈起伏的胸脯告诉初天亮，她哭了，浑身在颤抖。

“别怕，这不是有我嘛，天塌下来有我撑着，怕什么。”初天亮一只大手拍着她的后背，安慰着她。

当谢欣稍微平静下来后，初天亮说：“谢欣，不论遇到什么情况我都是你的保护神，假若你真心爱我，你就如实地告诉我，你究竟遇到了什么难处？”

话已经说到这个份儿上了，谢欣在雨衣里用拳头捶着初天亮的胸口，说：“我们闯了一个大祸，我……我怀孕了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这种事能撒谎吗？”

“多长时间了？”

“已经有明显的妊娠反应了。”

听到这个消息，初天亮像被一组强力的弹簧射向高空，耳边只有风声，脑子里一片空白；接着，由高空向下坠落，浑身血液向上涌，心脏已悬在半空。

谢欣双手紧紧地抱住初天亮，问：“你怎么啦？怎么半天不说话呀？”她从雨衣里露出脸来，借着微弱的灯光，看到初天亮那冷峻得可怕的脸色，心里像针扎一样，后悔不该把实情告诉他。一份痛苦告诉亲人，变成两份痛苦了。

“悄悄地到医院做掉！”初天亮想，这是唯一的、容不得半点犹豫、别无选择的办法。

“哪有不透风的墙。即使流产了，也会暴露，那样更被动



了……”谢欣似乎早已想过这个方案。

风依然在刮，由呼啸的疾风转为徐徐和风，但暖中仍透着寒气，习习吹拂。刚绽绿的柳枝在夜风中拂荡，像妈妈用手抚摸女儿的创伤；含苞的小花在风中羞愧地低着头，犹如做错事的孩子在聆听母亲的责备。

雨还是没停，由倾盆大雨转为绵绵细雨，飘飘洒洒并带着凉意的雨丝像在洗涤她发烫的脸颊，冲刷他心头的悔恨。然而，有些悔恨就像美丽的画卷落上一滴墨汁，是冲刷不掉的，即使放在历史的长河里浸泡，也会留下斑斑痕迹。

两个忧心忡忡的人就这样站着，一直到熄灯的铃响起……

第二天早晨，谢欣突然失踪了，一时成了学校的头条新闻。初天亮几度捶胸顿足，追悔莫及，用肝肠寸断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。

一周后，学校收到谢欣寄来的一份退学申请书，说是由于经济上的原因，决定退学。

与此同时，初天亮也收到了谢欣的一封信：

亮哥：

请不要为我担心。

爱，总是要付出的；

爱，总是要有牺牲。

我，无怨无悔。

你一定要安心读书，我等你。

只有你学业有成，我的牺牲才有价值……

爱你的欣



## 嫁接的爱

jia jie de ai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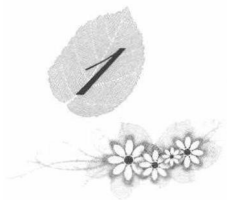
初天亮完全理解谢欣牺牲自己、舍车保帅的良苦用心，心中更怜她、疼她、想她，进而怨自己、恨自己、悔当初。

男儿有泪不轻弹，只因未到伤心处。一生刚强、从不落泪的初天亮实在无法忍受内心的压抑，独自一人跑到北陵古松林，放声吼叫，抱头大哭了一场。

爱情自古多悲剧。接下来，初天亮一连半个多月夜夜失眠，终于积郁成疾，患了一场大病，连续两个月没上课。其间，校方已经怀疑谢欣的失踪与初天亮有关，正着手调查呢！好心的同学将这个信息告诉了初天亮。他一咬牙，索性写了一纸退学申请，从此结束了大学生涯。

那年冬季征兵，初天亮报名参军了。

关于谢欣的下落，他曾经多次查找，却活不见人、死不见尸，这一直是压在初天亮心底的一个解不开的谜……



十年后。

2007年2月10日傍晚，一辆大客车承载着五十四名归心似箭的乘客，冒着风雪行驶在返程路上。

晶莹的雪花从空中轻盈、舒缓地飘落下来，时而又被阵风刮起，轻飏直上，像醉酒的嫦娥在众多仙女的簇拥下，摆罗裙，舒广袖，轻歌曼舞。

大雪无声。然而透过雪幕，似乎隐约听到《娱乐升平》的旋律中夹杂着鞭炮声，向大地传送着年的喜庆和春的信息。

一望无垠的白色画卷恬静、温馨，沉醉其中的人们如坠梦中，生怕梦被搅醒。

车到城边子一个铁路道口时，咋的一声，前轮被一块石头颠起，又重重地落在铁道中间，熄火了。女司机四十多岁就发福了，低头转颈看不见褶子，净是肉丘。任她怎样焦急，也只听到点火器“突突”地响个不停，就是打不着火。汽车卧在铁道上，如同将脖子放在铡刀上，是司机一大忌。她慌了手脚，丰满的额头渗出了汗珠。

车里的乘客像遇到了地震一样，开始时愣住了片刻，接着如同蜂窝倾覆，顿时乱成一团。

这时，一个戴着眼镜的大汉向司机喊：“开门！有秩序地疏



散！”此人正是初天亮。

女司机按动电钮，由于车体错位，气动门打不开了。

这时窗外有人拍打车厢喊：“火车快来了！火车快来了！”

这喊声如同五雷轰顶。女司机预感到一场塌天大祸就要临头了。平日心脏就有毛病的她，一着急竟然晕了过去，肥胖的身子瘫软在驾驶座椅上。在这千钧一发的当口，另一位三十多岁、工人打扮的年轻人，吃力地把女司机抱到一旁，自己坐在驾驶座椅上，仔细查看熄火的原因。那镇静的神态，就像拆卸定时炸弹的工兵那样。

初天亮也挤到前边，抓起女司机喝水用的大罐头瓶子，拧开瓶盖，哗的一声，像祭祀天神一样将水泼到发动机上。

说来也怪，这一招还真灵，发动机顿时突突地响了起来，这清脆的发动机的响声，如同在死亡线上传来了活命的福音。

“坐稳！”驾车的年轻人高声呼喊，车启动了，慢慢地向后退。

初天亮把头探出车窗，让后边的车让出一条路来。

就在大客车退出铁道线的刹那，一辆火车带着风声，呼啸着从道口开过去，由于紧急刹车，车轮在铁轨上擦出束束火花，一直开过七节车厢火车才停了下来。

多么惊心动魄的一幕呀！在场的所有人，包括车上的乘客，都倒吸一口冷气。人们异口同声地说：“真玄啊！五十四个人都拣了一条命！”

“何止是五十四个人，要是与火车相撞，火车上的乘客呢？”

车门被砸开了，乘客们像开闸的洪水涌了出来。与死神擦



肩而过的人们面色煞白，惊魂未定地打着寒战。

初天亮和那个驾车的年轻人拦了一辆过路的军用面包车，将女司机抬到车上。

“去驻军二三〇医院！”驾车的年轻人说。

“不，去公安医院。”话一出口，初天亮觉得过于武断，忙解释说：“公安医院近，另外，汽车肇事的伤员都送公安医院，日后处理问题方便。”接着他用手机给公交公司挂了电话，通知保险公司和交警支队去勘察现场。

驾车的年轻人用诧异的眼光望着他，心想：他对排除汽车故障和处理交通肇事如此熟练，他究竟是什么人？

“小同志，车上装警笛没有？”初天亮问开车的小战士。

“有，不过在市区内不准随便鸣警笛。”小战士有些为难。

“这不是特殊情况嘛，再说，有我呢！鸣！”他像首长下命令一样果断。

当兵的小司机打开警笛，一路呼啸，畅通无阻，来到了公安医院……

当医护人员忙着对女司机施行抢救的时候，两个陌生的年轻人并肩走出了公安医院，面面相觑，会心地笑了。

“留个姓名，交个朋友吧！”初天亮说，“我叫初天亮。”

“我叫何沐阳，通天货运站的司机。”驾车的小伙子说，“不用问，您一定是个领导干部……”

“哈哈，哈哈！”还没等何沐阳说完，初天亮就大笑起来，笑声响亮而清脆，极具穿透力，“对，是干部，级别还不低呢，四级





## 嫁接的爱

jiā jiē de ài

(司机)掌握大方向的!”接着又是一阵爽朗的笑声。他侧过脸来,望着何沐阳那不解的神情,朝他胸前插了一杆子:“车豁子,跟你是同行!”

“真的?”何沐阳不敢相信,又叮问了一句。

“真的,在部队当汽车兵,转业后在中韩合资企业宇田公司给老板开车。”初天亮说,“咱们都是司机。”

何沐阳喜不自胜地说:“是同行。”

初天亮逗趣地说:“同行是冤家,冤家路窄。”

何沐阳纠正说:“不,同行是朋友,大路相逢。”

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,半天没有松开。

两个性格迥异的年轻人,在一个特殊的环境、特殊的事件中,相遇了,相识了。

何沐阳虽然是个司机,但他那娴熟的技术,临危不惧、镇定自若的气质,着实令初天亮佩服。而初天亮那坦诚、豪爽的性格和叱咤风云的风度给何沐阳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两人都觉得对方有很大的吸引力和亲和力。

他们并肩漫步在林荫道上,相互都不知道对方住在什么地方,也说不清楚是谁在送谁,越谈越投机,都过了吃晚饭的时间了。是“小吃一条街”的叫卖声,提醒他们已是饥肠辘辘了。

初天亮说:“我家就在前边不远,干脆到我家去吧,一来认认门,二来我家可有好酒啊!”他不容商量,架着何沐阳的胳膊就走。

何沐阳觉得初天亮这个人太实在了,热情好客,盛情之下,却之不恭,半推半就地跟着初天亮来到了他家。